



恐怖の幻谷

● ●
(日)

李 乔 译
森村诚一 著

恐怖の幻谷

(日) 森村誠一 著

李 乔 译

团结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北京

封面设计：陈伟跃

责任编辑：赵建军

恐怖的幻谷

（日）森村城一著

李乔译

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皇城根南街84号）

浙江富阳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89年3月（32开）第一版

1989年3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360千字 印张：13

印数：1—50,000册

ISBN7-80061-118-3/I·37

定价：4.50元

内 容 简 介

幻谷，人性在此横遭兽欲的贱踏；情爱在此受到残忍的；理智在此被金钱所迷惑；生命在此遭受无谓的涂碳。

日本北部立山与黑部之间的深谷，因其特有的雪崩、毒暗流及各种千奇百怪的自然现象使世人望而生畏，观其难认其真面目，只取其名为幻谷。

日本财界正子亿万富翁椎名禎介因癌症，生命危在旦他们俩个亲生女儿城久子和真知子乘坐私人专机急赴父人别墅作最后一别途中不幸失事，坠入幻谷，生死未卜。

的未婚夫，情人作多恒彦和岛冈正昭、椎名的左右手，此消息瞒着椎名，心怀鬼胎，勾心斗角，暗中各率人马幻谷。……

身处险境的城久子和真知子等待她们的是情人的营救、余生的幸福的拥抱、接吻……还是……？佐多恒彦和岛昭在幻谷得到的是爱，是情，是姐妹俩纯情的奉献……

……。

最后还有椎名呢？……。

人类因偶然而初入幻谷时，它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不仅幻和恐怖，它告诉人们的是人生与大自然的撞碰中发生的一个故事……。

只有当您一口气看完此书时，您才会真心的理解幻谷。布的幻谷》一本不可多得的书。

森村城一，日本现代著名的小说家。他的《人生的证明》、《野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三步曲已被拍成电影、和书一起畅销全球，经久不衰。《恐怖的幻谷》又一力作，它会使您再一次经历那种惊心动魄，扑朔迷离扣人心弦的场面，使您再一次领会森村的风格。

序 章

五月下旬的一个漆黑午夜，有一条二十吨位的渔船来到了福井县坂井郡三里滨的海岸。船上完全熄了灯火，趁着梅雨带来的凄雨冷雾，向陆地靠拢过来。

黑魑魑的小小船体溶化在茫茫的夜海中，变成了同样的暗影，即使有人佇立岸边注视海面，也不会辨出它的踪迹。

渔船接近海岸一公里时，抛出一艘橡皮小艇，在黑暗中悄然离开。艇上载着两个人，一个人划桨，一个人默默地等待时机。不多时，皮艇靠岸了，两个人喊喳了几句，待机的那个人背起细长的帆布口袋，跳下艇来。

划桨的人转身又划回黑沉沉的海上；被丢在岸上的那个，不无感慨地望了望驶去的皮艇，马上又转过头来，捋一捋肩上的口袋，朝着暗处溜去。他如同根本不存在一样，在夜雨霏霏中消失在偏僻海岸的某个地方。

海上的渔船捞起橡皮艇，又合为一体，向着那午夜最暗的海面飘然而去。

没有谁看到这个雨夜登陆人，也没有人知道他来自何方、去往何处。

飞机失踪

第二年三月二十一日，富山县高冈市郊区的纪尾井贸易公司的私人飞机场上，有一架洛斯巴尔飞机就要起飞了。

“撤掉轮挡！”飞行员手塚益夫呼叫检查项目。

“OK！”检查员尾泽清二用拇指与食指做成圆圈回答。

“油表？”

“OK！”

“襟翼放下！”

“OK！”

他们按照检查程序，进行着起飞前的检查。机外检查完毕，手塚检查机内。这时，一对犹如孪生姐妹的美丽少女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与飞行员一同登上了飞机。

一切都检查完了，也试好了飞机刹车，便发动了引擎，开放暖气，打开电台，校准了各个仪表。机内已经温暖时，引擎全部开动，做好了起飞的准备，将以三小时的航行飞往东京。这个季节，正值稀有的带状高压笼罩日本列岛，全国都是艳阳天气。沿线航空气象站的预报，也说这是能见度绝好的飞行气象。

手塚握住左手拇指，把拳伸出窗外，发出“准备完了”

的信号。尾泽撤掉轮挡，回答了“OK”信号。

“一路保重！”几个送行的人摇手高呼，机舱里的人也频频招手，仿佛都没注意螺旋桨的轰鸣。

飞机顺着跑道朝另一端跑去，放开了刹车，收足了襟翼，速度加快，机体渐渐离开了地面。

航行的目的地，是埼玉县川越市该公司所属的机场。机上除了飞行员手塚之外，乘坐的是纪尾井总公司首席董事兼经理椎名禎介的两个女儿城久子和真知子，以及搭机同行的北越克也四个人。

二

当天下午一点四十分钟，在埼玉县川越市郊的纪尾井贸易公司的私人机场上，有几个人仰望天空，神色异常紧张。因为今晨十点钟从高冈机场起飞的洛斯巴尔客机，已过了预定时间尚无踪影。按规定来说，最迟也必须在一点三十分到达。

“太晚了！”

纪尾井重工业公司规划部长佐多恒彦看着手表，焦灼不宁地紧向空中张望。他是椎名城久子的未婚夫，又是椎名禎介的表侄。

“原定的航线，是越过北阿尔背斯山朝这里直飞的。”

“由于风的阻力大，要迟到三十分钟。”

回答佐多的人，是城久子的妹妹真知子的未婚夫岛冈正昭，他是纪尾井重工业公司的兄弟单位纪尾井原子能工业公司的技师。

“你在地上能晓得空中的风力如何！”佐多讥诮他说。

“这不过是推测，或许是由于气流或气象的关系改变了航线。”

“航线可以随便改变吗？”佐多不抱好感地拿白眼睨了映岛冈。

“那要根据飞行员的判断而定，因为机上的乘客很重要。”岛冈的话也有点暗里回击。

这两个人都是总经理的未婚女婿，遇事常常发生口角。他们的岳父椎名桢介，是纪尾井托拉斯的第一把交椅，拥有六十五家分公司，资金达几百亿的骨干公司就有十一家。他两人的动辄齟齬，可以说是理所难免的。

椎名桢介原来是日本大财阀之一的纪尾井贸易公司的金属部长。由于战后消灭财阀，纪尾井的托拉斯被分成了几十家，他设法使这个托拉斯钻了集中消除法的空子，幸免于灭亡而复活起来，而且使战前在六大财阀中地位最低的纪尾井一跃而执财界的牛耳了。如今纪尾井已经成了财界的领导者，具有动摇政权的强大力量。

椎名的主张是但求目的，不择手段。他是个彻底的马基雅弗权术主义者^①。他为使其托拉斯重整旗鼓，把无利可取的分公司个个砍掉，把能做贡献的企业纳入怀抱。只要有利可图，不论任何行业，他都要把资本打进去。如有人敢于抗拒，他就施加巨大的资本压力，毫不留情地把他碾为齑粉。在椎名这种残酷的“帝国主义”高压下，有的中小企业经营者被逼得全家自杀。

① 马基雅弗，意大利的政治家，一贯主张为目的的不择手段。——译者

为了重建并扩大“纪尾井王国”，椎名使尽了恶毒手段。他坚持四大政策，即排除双重投资、生产集中、研究机构集中、保持纯血统。尽管他这种血统政策被人骂为“同栏配种”，但对于巩固其托拉斯却起了很大作用。越是血缘密切，托拉斯内部的人事关系就越可以世代代盘根错节，通过裙带的结合，加强托拉斯的同族意识。因此，他不仅鼓励本系统的领导干部，而且鼓励所有纪尾井的职工都在公司内部选偶。新来的职工一进门，就得先在婚姻簿上登记，而后由公司主办“集体相看”，或由公司的婚姻介绍所斡旋配婚。这样结婚的人数，约占会员的百分之七十。

椎名城久子和佐多恒彦、椎名真知子和岛冈正昭的婚约，也是椎名禎介包办的。他的“父母之命”是绝对的，本人的意愿如何不能算数。姑且不论城久子和真知子姐妹是否满意，单就佐多和岛冈来说，得此良缘却是无上的幸运。当上托拉斯的首席、纪尾井王国的君主椎名禎介的东床驸马，就等于奠定了将来的荣华富贵。即使他们的身份仅仅是充当一个传代的“种马”，他们的头上也会充满耀眼的光环，因为椎名禎介有女无儿，生而为他继承人，升登椎名大王国的下一代首领宝座，是指日可待的。

佐多与岛冈的思想是针锋相对的。他俩的背后关系各有所恃。佐多是椎名禎介的表侄，当然自居为椎名家族的成员之一。禎介有个已死的表弟，就是佐多的父亲。他的独生子佐多，也就是禎介唯一的侄儿。因而佐多自炫为金枝玉叶，傲气十足。

岛冈呢，在他就读于T大学理学院时，就发表了颇有特色的研究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目，因而被纪尾井原子能

公司选来。他之所以邀得绝嗣无后的椎名禎介的青睐，破格地选作乘龙佳婿，除了他的才华之外，还由于他有超群的办事能力。现在他是该公司从事极密研究的特别技术研究所（简称特研）的主任技师，虽属逸才，却与椎名家族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所以佐多对于岛冈，抱有主人看待奴仆的态度，岛冈可也瞧不起佐多，认为他没有什么建树和能力，无非是个依仗血缘爬上高枝的庸才。

两人中间夹着两个女性，相互射出反感与憎恶的视线，一旦碰撞，便将火星乱爆。周围的人也知道他俩是冰炭同炉，但都不肯站到他们的任何一方，因为两个人全是椎名禎介的爱婿，站到哪一方就有得罪另一方的危险。

“你向高冈方面打听了吗？”佐多忧心忡忡地躲着岛冈的目光问身旁的南川秘书长。

“哈，方才挂过好几次电话了，他们只是说，上午十点钟在预定时间起飞了，其他情形全不了解。”

“不晓得飞的航线吗？”

“说从哪里飞都是好能见度。”

在好能见度内飞行，不靠仪表，专靠眼力，在中途飞任何航线都是允许的。据高冈方面的电话说，该飞机是准备横穿阿尔背斯山一直飞来的。倘若在山脉上空碰到险恶的气流，很有可能改变航线。这样，飞机当然要躲开山脉绕路而行，需要费些时间。不过，叫人担心的是，飞机上没有发来一点信息。

“飞机在路上没有打过招呼吗？”

“这次的飞行，并不使用一般的机场，所以连航行计划也没有，半路上不会进行联系的。”岛冈有点不知深浅地插

嘴说。

“我没问你！”佐多厌烦地呵斥他。但经岛冈这一提，却也引起了他一些思考。

如果起飞和降落是用别的机场，飞行员就得向运输省提出经过机场的航行计划书。而椎名姐妹所乘的飞机，起飞和降落的机场都是私人的，所以没有提出航行计划。说起来，这当然是违法的，不过，小型飞机飞行在日本天空，只要不出事故，是不会引起注意的。

“咱没从这里同飞机联系过吗？”

“一直在不断地联系，就是没有回答。”

在预定到达时刻十分钟以前，就通过这个私人机场的专用频率向该飞机喊过话，却没得到回答。从飞机的高度来看，无线电的有效范围是绰然有余的，只要洛斯巴尔飞机不是在山谷中做低空飞行，理当听得到这里的呼唤。

按时间来推测，飞机也应该到达附近什么地方了。来到附近而不通信联系，这就令人想到是发生了意外。

“燃料还足够，再喊一喊话等等看吧。”南川做出没有办法的样子说。

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也是除了等待以外别无其他办法。天气照旧是爽朗无虞的，没有一点可以引起事故的因素，然而人们的盼待毕竟落空了，洛斯巴尔飞机一直没有出现。

如若超过预定时间三十分钟而不发来航行状况和位置的报告，那就说明需要派出搜索飞机去救险；或者，如果超过预定到达时间三十分钟而未到达，就应该向“救险总部”发出通报。

这架洛斯巴尔飞机的航行，不但是未向一切公务机关通

报的“不告而飞”，而且拍发搜索电报也用的是专用频率。如果没有人使用这一频率，除有关人之外，就没有人能注意到眼下洛斯巴尔飞机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之下。

时间经过得越长，遇难的可能性就越大。这架飞机燃料装得很足，能飞行六个半到七个小时。按时间计算，燃料尚未用尽，可以设想是发动机出了故障。

总之，飞机大大超过了预定到达的时间。没有任何消息，是令人非常担心的。

“航行路线是明确的，从这里派出搜索机去搜索搜索吧！”

两点已过，还不见洛斯巴尔飞机的影子，佐多实在沉不住气了。他向南川发出了命令。其实没等佐多下令，南川已经料到发生了事故，私下做了搜索的布署，因为机上搭乘的不是平常人。

不过，这是没有报告的飞行，在确定遇难之前是不能请求公开搜索的。下午两点十分，纪尾井总公司所属的巡逻飞机起飞了。比这早一些时间，高冈机场也派出了公司专用的直升飞机朝着洛斯巴尔飞机航行的北阿尔背斯方向飞去。

这两个机场的有关人员，对于洛斯巴尔飞机的行踪不明和进行搜索都密而不宣。这时，这些人还没有反对佐多和高冈的，让他们保密，他们就忠实执行，守口如瓶。

请人救险

高阶谦一的生活很枯燥，每天都呆板地过日子。他在神奈川县的S市政府工作，属于市民科。他的日常事务，就是根据市民的委托，开具户籍抄本、印鉴证明等证件，或是受理结婚登记、离婚登记等等市民的申请。

工作是轻松的，一点也不紧张，既不象民营企业那样需要追求利润，也没有生产定额，只要在机关里按时坐坐班就可以了。

东京附近的土地很值钱，有的人卖掉祖传的土地，花些钱一跃而从农民升为市议员，便把市政机关视为己有，高视阔步地出出进进。高阶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把这些人敷衍过去，就没有什么需要防备的人了。

所以，高阶的工作是逍遥自在的。不过，仅仅办理一些登记和发放一些证件，就没有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全部精力与热情，使他常有脾肉复生之叹。他想，在这个社会里，毫无自己的用武之地，好比高速的车子被拥挤的交通挡住了，只能慢吞吞地走。虽然也是走在坦坦的公路上，却不能发挥它所有的优越性。人的热量象这样得不到充分燃烧，渐渐就要丧失他的燃烧能力了！

高阶抱着一种不得不苦熬的态度，把自己全身浸泡在单

调的生活里。这五年的时光，仅仅是养好了他的旧伤。现在旧伤已平，他希望向新的生活冲刺，并不怕再受新的创伤。

然而，就连眼下这个工作，也是隐瞒了过去的经历才获得的。五年前他从大学毕业后，去哪里也找不到工作，几经辗转，才钻进了这个机关。

机关里也有女职员，高阶却不跟任何姑娘谈恋爱。这并不是因为她们多数是来自当地的农户，嫌她们带泥土味，而是因为高阶鼓不起那种热情。

他在机关里是个怪人，跟什么人都不交往。他不参加职员们组织的俱乐部或同好会，也不参加机关每年一次的慰劳旅游。他一直是毫无变化地每天往来于机关和他在公寓租的住房之间，把自己封闭在狭小的天地里。曾有若干蒙着面纱的女人闯进他的房来，他却冷若冰霜。与其说是拒绝，不如说是毫无反应的坐怀不乱。起初，有的女人反而对他这种人发生了兴趣，但由于他总是冰冷无情，在机关里普遍传开，现下再也没有人来接近他了。

他不单对女人冷漠，似乎对一切人都淡然如水，因之，喜欢交游的人对他也都敬而远之。高阶参加工作五年来的这种自我禁锢，现在已经不易改变了。

二

如此为人的高阶，忽然有了稀奇的来客。

如果星期五是个节日，夹在节日与星期天之间的星期六，只上半天班。

高阶听到公寓女服务员的呼唤，出来一看，一个面貌熟

悉的人含笑站在厅前。

“佐多！”高阶那呆滞的脸上，顿时出现了惊愕的神色，仿佛是看见了不大欢迎的人。

“好久不见了，你的容颜还是那么好。”佐多隔着柜台笑嘻嘻地说。

“你找我有什么事？”高阶镇静下来问。

“要问什么事嘛，就是瞧瞧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佐多的笑中带有嘲讽意味，是一种别有含意的笑。

“你是到这儿来办事，顺便撞到这里来的吧？”高阶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对方不可能知晓自己的住处。

“你是想问我怎么知道这地方的吗？”佐多很敏感地看破了高阶的想法，“我问过角田了，在这一带，他是你唯一的亲人。”

角田是给高阶介绍工作的人。听佐多这么一说，高阶想起了读书时曾多次向他提过角田。

“总之，我是来看望别来已久的老朋友。咱不能总在这儿站着谈话吧？”佐多在柜台外边用话激他。

“我没有什么话要谈。”

“我可有啊！”满面堆笑的佐多，目光闪闪，采取一种不容拒绝的强迫态度。

“现在我有工作。”

“抽出半个来钟头，不至于不行吧？”

这么说来，佐多分明是有什么特别事情来找高阶。他根本就不是访友叙旧的那种人，而高阶呢，则更是希望把旧事忘光。

“在这儿谈也不碍事。”公寓的老女服务员看着他们怪

为难的，从旁悄悄地说。她这番好意倒使高阶无话好讲了，不得不与佐多谈一谈了。

“有没有可供咱俩谈话的清静地方？”佐多信口提出这样的要求。

“去咖啡馆不好吗？”

“我想找个没有人的地方谈。”

“是怕人听见吗？”

“啊啊……”佐多又做出别有含意的一笑。

“那种话，我不大喜欢听！”

“不，无论如何请听一听！我是特意为这件事查访到这儿来的。”

“好吧，不管什么话，听听！”高阶意识到推脱不开了。

“有什么合适的地方吗？”

“从这儿往前走，有个汽车游客旅馆，那里行不行？”

“汽车游客旅馆？”佐多怔了一下，马上又笑了，“那地方倒很理想，确实能供两个人秘会，大概你常常利用吧？”

这家旅馆是在高阶上班的路上，所以他知道，但他对佐多的话也不屑驳斥。

这家汽车游客旅馆叫“新宫殿”，根本没有两个男客同来的，但他们还是不以奇地把他两人引进了房间。

“大概是把咱们当作同性恋了。”佐多见这房里只有男女幽会的设备，冷然一笑说。

“你到底要谈什么？”高阶的态度，显然是急于听完赶快上班。

“实情是我有事相求。”佐多坐在高阶对面的床边上，紧盯着高阶的眼色。

“是我能办到的事吗？”

“只有你才能办到。”

“说说看！”

“说出来，你可一定要接受啊！”

“若是我说不行呢？”

“你必须答应，我就是专为这个来的。”

“就是说，没有我选择的余地？”

“嗯，可以这么说。”

“不管怎样，你说吧！”高阶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好象被佐多抓住了他从来就有的情面难却的弱点。

“飞机坠毁了！”

“飞机？”

“是首席董事的小姐坐的飞机坠毁了，在北阿尔背斯山中。搜索飞机已经发现了飞机的残骸。有没有人幸存，还不清楚。为了判明真象，为了救出生存的人，必须派出紧急救护队。”

即使有人幸存，安然无恙也是不可能的。三月份的北阿尔背斯还是一片封冻的冰山。伤残的身体暴露在那样严酷的环境里，苟延生命也不过是时间问题，所以派遣救护队必须抓紧。

“什么时候坠毁的？”高阶不感兴趣地问。

“昨天中午。”

“反正不会有人生存了，救也是死的。”

“别说丧气的话！飞机上有我的未婚妻。”